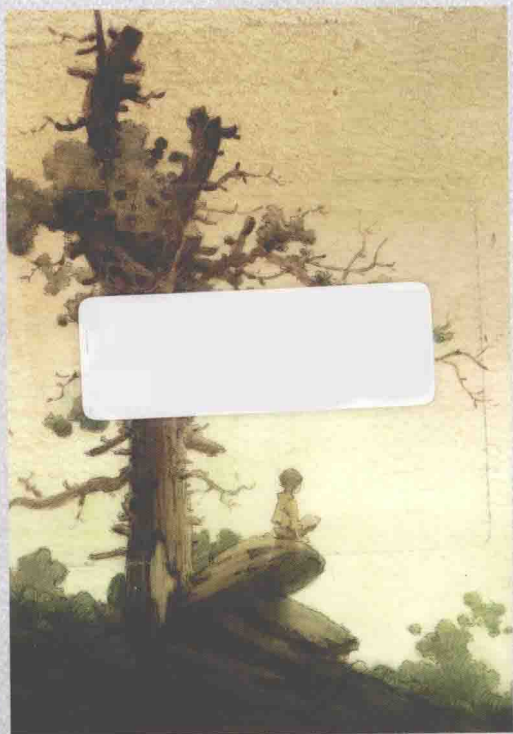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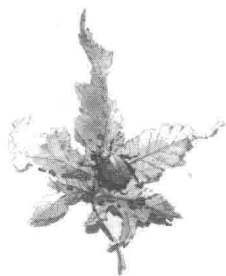
张
炜
文
可
乐
狗
图

描花的日子

我們
小時
候



明天出版社



张炜

描花的日子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描花的日子 / 张炜著.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14.8
(我们小时候)

ISBN 978-7-5332-8111-3

I. ①描…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8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82813 号

丛书策划: 陈 丰
责任编辑: 黄平丽
特约编辑: 李 殷
美术编辑: 汪佳诗

描花的日子

著 者: 张 炜
出版人: 胡 鹏
出版发行: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明天出版社
地 址: 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30 毫米 × 184 毫米 32 开
印 张: 6 插页 7
书 号: 978-7-5332-8111-3
定 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编者的话 大作家与小读者

“我们小时候……”长辈对孩子如是说。接下去，他们会说他们小时候没有什么，他们小时候不敢怎样，他们小时候还能看见什么，他们小时候梦想什么……翻开这套书，如同翻看一本本珍贵的童年老照片。老照片已经泛黄，或者折了角，每一张照片讲述一个故事，折射一个时代。

很少人会记得小时候读过的那些应景课文，但是课本里大作家的往事回忆却深藏在我们脑海的某一个角落里。朱自清父亲的背影、鲁迅童年的伙伴闰土、冰心的那盏小橘灯……这些形象因久远而模糊，但是永不磨灭。我们就此认识了一位位作家，走进他们的世界，学

着从生活平淡的细节中捕捉永恒的瞬间，然后也许会步入文学的殿堂。

王安忆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记忆也是，谁的记忆谁有发言权，谁让是我来记忆这一切呢？那些沙砾似的小孩子，他们的形状只得湮灭在大人物的阴影之下了。可他们还是摇曳着气流，在某种程度上，修改与描画着他人记忆的图景。”如果王安忆没有弄堂里的童年，忽视了“那些沙砾似的小孩子”，就可能没有《长恨歌》这部上海的记忆，我们的文学史上或许就少了一部上海史诗。儿时用心灵观察、体验到的一切可以受用一生。如苏童所言，“童年的记忆非常遥远却又非常清晰”。普鲁斯特小时候在姨妈家吃的玛德莱娜小甜点的味道打开了他记忆的闸门，由此产生了几千多页的长篇巨著《追寻逝去的时光》。苏童因为对儿时空气中漂浮的“那种樟脑丸的气味”和雨点落在青瓦上“清脆的铃铛般的敲击声”记忆犹新，因为对苏州百年老街上店铺柜台里外的各色人等怀有温情，他日后的“香椿树街”系列才有声有色。汤圆、蚕豆、当甘蔗啃的玉米秸……儿时可怜零食留给毕飞宇的却是分享的滋味，江南草房子和大地的气息更一路伴随他的写作生涯。迟子建恋

恋不忘儿时夏日晚饭时的袅袅蚊烟，“为那股亲切而熟悉的气息的远去而深深地怅惘着”，她的作品中常常漂浮着一缕缕怀旧的氤氲。

什么样的童年是美好的？生长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动乱时期的中国父母们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团花似锦的童年。“在漫长的童年时光里，我不记得童话、糖果、游戏和来自大人的过分的溺爱，我记得的是清苦，记得一盏十五瓦的黯淡的灯泡照耀着我们的家，潮湿的未浇水泥的砖地，简陋的散发着霉味的家具……”苏童的童年印象很多人并不陌生。但是清贫和孤寂不等于心灵贫乏和空虚，不等于没有情趣。儿童时代最温馨的记忆是玩过什么。那个时代玩具几乎是奢侈品，娱乐几乎被等同于奢靡。但是大自然却能给孩子们提供很多玩耍的场所和玩物。毕飞宇和小伙伴们不定期地举行“桑树会议”，每个屁孩在一棵桑树上找到自己的枝头坐下颤悠着，做出他们的“重大决策”。辫子姐姐的宝贝玩具是蚕宝宝的“大卧房”，半夜开灯看着盒子里“厚厚一层绒布上一些小小的生命在动，细细的，像一段段没有光泽的白棉线。我蹲在那里，看蚕宝宝吃桑叶。好

几条蚕宝宝伸直了身体，对准一片叶子发动‘进攻’。叶子边有趣地一点点凹进去，弯成一道波浪形”。那份甜蜜赛过今天女孩子们抱着芭比娃娃过家家。

最热闹的大概要数画家黄永玉一家了，用他女儿黑妮的话说，“我们家好比一艘载着动物的诺亚方舟，由妈妈把舵。跟妈妈一起过日子的不光是爸爸和后来添的我们俩，还分期、分段捎带着小猫大白、荷兰猪土彼得、麻鸭无事忙、小鸡玛瑙、金花鼠米米、喜鹊喳喳、猫黄老闷儿、猴伊沃、猫菲菲、变色龙克莱玛、狗基诺和绿毛龟六绒”，这家人竟然还从森林里带回家一只小黑熊。这艘大船的掌舵人张梅溪女士让我们见识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小兴安岭，带我们走进森林动物世界。

物质匮乏意味着等待、期盼。比如等着吃到一块点心，梦想得到一个玩具，盼着看一场电影。哀莫大于心死，祈望虽然难耐，却不会使人麻木。渴望中的孩子听觉、嗅觉、视觉和心灵会更敏感。“我的童年是在等待中度过的，我的少年也是在等待中度过的……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让我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忍受力。我的早熟一定与我的等待和失望有关。在等待的过程中，你内心的内容在疯狂地生长。每一天你都是空虚的，但每一天你都

不空虚。”毕飞宇在这样的期待中成长，他一年四季观望着大地变幻着的色彩，贪婪地吸吮着大地的气息，倾听着“泥土在开裂，庄稼在抽穗，流水在浇灌”。没有他少年时无垠的田野上的守望，就不会有他日后《玉米》、《平原》等乡村题材的杰作。

而童年留给迟子建的则是大自然的调色板。她画出了月光下白桦林的静谧、北极光令人战栗的壮美，还有秋霜染过的山峦……她笔下那些背靠绚丽的五花山“弯腰弓背溜土豆”的孩子，让人想起米勒的《拾穗者》。莫奈的一池睡莲虚无缥缈，如诗如乐，凡·高的向日葵激情四射，如奔腾的火焰……可哪个画家又能画出迟子建笔下炊烟的灵性？“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是劈柴化成的幽魂。它们经过了火光的历练，又钻过了一段漆黑的烟道，一旦从烟囱中脱颖而出，就带着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宁静、纯洁、轻盈、缥缈。天空无云，它们就是空中的云朵；而有云的日子，它们就是云的长裙下飘逸的流苏。”

所以，毕飞宇说：“如果你的启蒙老师是大自然，你的一生都将幸运。”

作家们没有美化自己的童年，没有渲染贫困，更

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从童年记忆中汲取养分，把童年时的心灵感受诉诸笔端。

如今我们用数码相机、iPad、智能手机不假思索地拍下每一处风景、每一个瞬间、每一个表情、每一个角落、每一道佳肴，然后轻轻一点，很豪爽地把很多图像扔进垃圾档。我们的记忆在泛滥，在掉价。几十年后，小读者的孩子看我们的时代，不用瞪着一张张发黄的老照片发呆，遥想当年。他们有太多的色彩斑斓的影像资料，他们要做的是拨开扑朔迷离的光影，筛选记忆。可是，今天的小读者们更要靠父辈们的叙述了解他们的过去。其实，精湛的文本胜过图片，因为你可以知道照片背后的故事。

我们希望，少年读了这套书可以对父辈说：“我知道，你们小时候……”我们希望，父母们翻看这套书则可以重温自己的童年，唤醒记忆深处残存的儿时梦想。

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作家加入进来，为了小读者，激活你们童年的记忆。

童年印象，吉光片羽，隽永而清新。

陈丰

这里记下的是四十多年前的小事，它们到现在还历历在目。虽然是“小事”，但我现在回头去看，有时还会吓出一身冷汗。

目 录

上 篇	爱小虫	003
	看样子不是坏人	012
	从头演练	015
	痛打花地主	020
	宝书	026
	捉狐狸	033
	大清的人	040
	嘴子客	045
	有了家口	050
	炕和猫	056
	专教干坏事的老头	061
	洋大婶	073
	小矮人	079
	坠琴	088
	老贫管	092

下
篇

独眼歌手	099
描花的日子	106
游泳日	110
粉房	114
说给星星	121
岛上人家	126
大水	132
月光	138
名医	143
战蜂巢	149
笼中鸟	155
打铁的人	159
打人夜	165
杀	172
桃仁和酒	175

上
篇

爱小虫

那时候我们不觉得小虫子之类的是坏东西，它们当中的大半都是有趣和可爱的。如果它长了吓人的模样，那么我们和它玩一会儿就不再害怕了。大人往往讨厌它们，一见就驱赶拍打，有时还要喷洒农药。大人想的是自己的事。

我们这些人长大了也会像他们一样吗？或许是的，因为到后来我们果然不太喜欢它们了。不过等我们长得更大时，又有些喜欢它们了，却一直没有像小时候那样喜欢。

谁比我们当年见过的昆虫更多？这大概只有昆虫学家了。我现在不能一口气把它们全说一遍，因为那实在是太多太烦琐了，如果只说说其中的几十分之一，也要记下整整一大本。

在海边林子和野地里活动，谁也无法避开它们。它们在灌木和草叶间忙碌，筑窝，吃东西，嬉戏，过得很快活。有的会唱歌，比如蝈蝈和蚰蚰；有的漂亮得令人惊叹，比如蝴蝶。还有无比危险的家伙，那是毒蜂和蜘蛛之类，人人都要小心地避开——不过就连它们也给人特别的乐趣，使大家历险之后还能绘声绘色地对人描述一番。

有一种后背上闪着金属光亮的、长得极其精致的硬壳虫，可能就是书上说的“金龟子”的一种，有一段时间真是把我们迷住了。背上有亮光的昆虫倒是很多，它们有大有小，各种各样，有金色、绿色、红色的，还有黑色和蓝色的，简直数不过来。但这里说的是一种极品，因为太稀罕而格外宝贵——我相信其他地方一定没有。

它们大多数时间闪着钢蓝色，如果被阳光从特别的

角度照射，却又能变幻出无数的颜色，就像彩虹一样。它们一般比黄豆大一点、比花生米小一点，我们叫它“钢虫”——不仅初一看颜色像钢铁，而且整个就像金属铸成的。

“钢虫”是我们采蘑菇时发现的。那时它们伏在草梗上一动不动，有人伸手推触一下，它们才会慢吞吞地移动几毫米。它们在阳光下闪烁出七彩荧光，就像随时都要燃烧起来，让我们连连惊叹。

这世间凡是最好的东西总是少之又少的。我们即便专门在林间草地上找多半天，也只会收获一两只“钢虫”。这愈发使我们感到它们的宝贵了。我们一捉到它们就小心地收在小玻璃瓶里，不时地迎着阳光看一会儿，大呼小叫一番，然后装在贴身口袋里。

我们当中有个叫“黑汉腿”的同学特别能捉“钢虫”，最多的时候他曾经拥有过十一只。他用两只“钢虫”换过同学的一把卷笔刀、一块带香味的橡皮，想一想真是一桩不错的买卖。

“黑汉腿”个子最高，胆子最大，几乎没有不敢干